

越 剧

紅花綠叶

徐进 陈羽 野摘 朱铨 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〔越 劇〕

紅 花 綠 叶

徐進 陳羽 野橋 朱鏗編劇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• 1958 •

〔越 剧〕

紅 花 綠 叶

徐進 陈羽 野槍 朱經綢剧

◆

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 海 廣 平 路 155 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94号

华文印刷局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◆

書号 0345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2 1/2 字数 55,000

1958年12月第1版

195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8,000 定价(八)0.22元

前 記

我國有句話，叫做“紅花綠葉，相得益彰”。劇本是寫一個工人家屬幫助丈夫創造發明的故事，因而劇名就稱之謂“紅花綠葉”。

劇本中的人物和故事，是在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中，真人真事的基礎上產生的。

劇本的主人公是个普普通通、平平凡凡的妇女。她是个家庭妇女，是个工人的妻子，可是她不是个一般的“妻子”的形象；更不是她母親或婆婆的“繼承人”。她是个和我們社会主义建設事業、社会主义思想品質同时成長起來的新型妇女。說她新型，是因为她真正的承担了做妻子的責任。作为一个工人的妻子，开始她就負起了家务劳动、教育孩子、关心丈夫的責任。之后，她感到做一个“勤儉媳婦工人妻”，僅止于此，并不能算尽了責，于是，進一步她关心起丈夫的生產來——关心起社会主义事業。她帮他出主意，想办法，找竅門，在創造發明的試驗过程中，和他一起“熬过了六十个寒冬夜”，和他一起“想到社会主义在眼前，就不覺苦來只覺甜”，共同挑起了社会主义工業建設的担子。之后，她就和丈夫并肩作战，分享着工作中的困难和欢乐，把生產建設看成是丈夫產業工人的責任，也看成是自己一个家庭妇女、工人的妻子应負的責任。

一个平凡的妇女，循着党所照耀的道路，牢記住“多快

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”，發揚了敢想敢說敢作敢為的共產主义精神，和丈夫一起創造出不平凡的事業，这样新型的人物和事迹，不能不使人感动，不能不使人宣揚，这便是我們寫这个剧本的來由。

剧本虽然寫成了，演出了，出版了，但总担心着拙筆未能傳神。希望得到讀者們的批評与指教。

1958.12.10

人 物 王海英：女，工人家屬，金大發妻，二十余歲。
金大發：男，航標廠工人，三十余歲。
老 李：男，航標廠老工人，五十余歲。
廠 長：男，航標廠廠長兼黨委書記，四十余歲。
小 陳：男，航標廠技術員，二十余歲。
供銷科長：男，航標廠供銷科長，三十歲。
婆 婆：女，大發母，五十余歲。
海英母：女，四十余歲。
張家阿姨：女，海英友，三十二歲。
令 娣：女，大發領女，十几歲。
阿 狗：男，大發子，略小于令娣。
黨支書：男，某區屠宰公司黨支部書記，近三十歲。
牛科長：男，某區屠宰公司行政科長，三十余歲。
小 吳：男，某區屠宰公司職工，十九歲。
婦女甲
婦女乙
婦女丙
肉攤販：男
買菜甲：男
買菜乙：女
護 士：女

第一場

[1951年夏夜，吳淞口。

[海浪拍打着岩石，远处灯塔的光一明一滅的象是海洋在眨着眼睛。祖國的海洋在顯示出它的遼闊和美麗，“象鼻頭”船的馬達聲由遠而近，聲音停了，金大發背着工具袋和老李以及技術員小陳同上，他們剛修檢了那里的灯塔回來，他們駐足觀看著灯塔，小陳掏出馬表，又一次測了燈的閃光情況。

[远处，一條大輪船正鳴著汽笛，從海上緩緩地駛過。

小 陳：（搖搖頭）閃光還不大准。

老 李：年紀老啦！

小 陳：李師傅，你不過五十多歲，不算老呀。

老 李：人老倒不要緊，我說的是這些燈年紀老啦！五臟六腑都有點毛病，要准，除非換上一批新的。

小 陳：既然燈舊了，廠里為什麼不向瑞典、英國定批新貨呢？

老 李：人家倒是真想同我們做這樁生意呢！那些瑞典老闆，聽說我們中國的廠只能修配修配燈標，自己不會製造，就挾著個大皮包跑來推銷貨色了；可是，他們有他們的想法，我們也有我們的想法呀。

小 陳：我們怎麼想？

老 李：這要問你自己呀，小陳，你想！

（唱）我們的國家這樣大，

萬里海岸象條帶，

多少船只進又出，
到处是需要航标和灯塔。
歷年來，旧灯都是外國造，
新灯都向外國買，
銅錢象水流出洋，
心里实在象刀剜。
我老是想，灯标要用進口貨，
还算搞啥工業化！

小 陈：話是对，不过也勿能心急呀！

(唱) 解放不过兩周年，
我厂進步算得快，
只怪过去旧中國，
工業基礎太薄弱。
听說瑞典航标厂，
已經是无綫电操縱自动化，
我們是設備簡陋厂房小，
要制造，只能將來想办法。

[大發一直在抽着烟，听着他們的談話，这时他才插進來發表意見。

金大發：小陈，不能長他人志气，滅自己威風啊。我說，我們不能等將來，也不能依靠外國。

(唱) 莫看厂小設備差，
工厂虽小責任大。
我們的國家窮又白，
就該白手去成家。
工人的天下无难事，
只怕决心不肯下。

(夾白) 老李，黨交給我們任務，要我們研究學會自己來製造燈，我們一定要很快去完成任务。

(唱) 想過去外國人在我們頭上壓，

獨占技術霸天下。

這些燈外國造、外國裝、外國修、外國拆，

為的是怕我們掌握製造法。

現在是帝國主義滾回家，

共產黨坐天下，

可以去打開機器摸門路，

集體研究想辦法。

老李呀，定叫這些海上的燈，

捏在我們手裡聽我們話。

老 李：老金，真看不出你做生活靈光，講道理也靈光呀。

(唱) 黨的任務肩上擺，

被你一講，心裡更加熱辣辣。

小 陳：金師傅，被你一講，我也贊成，不過……

(唱) 我們是從未碰過這些燈，

既研究就要有計劃，

非是我強調正規化，

小心一些總不差，

找一些理論作根據，

請一些專家想辦法，

吃准病根搭准脈，

免得是瞎子摸象鬧笑話。

老 李：哈哈！

(唱) 不是我老李把資格擺，

你真是個嘴上無毛的小娃娃，

創造發明依靠決心和實踐，
有黨領導怕點啥！
共產黨當初鬧革命，
不過是几根破槍闖天下。
空想什麼正規化，
結果一化也不化！

金大發：老李說得對。

(唱)打鐵要趁爐子熱，
賽跑要靠起腳快。
今夜回去就同研究，
反正是心里火熱也瞞勿着。

走！到我家里去。

老 李：(一想)哎呀！今夜去不得。

金大發：为啥？

老 李：你忘記了，我倒還記得，你不是今夜約好了什麼阿姨來商量給你介紹女朋友的事么？

金大發：哎呀，我真忘記了。

小 陳：原來金師傅要請我們吃糖了。

老 李：老金，你老婆死了，家里兩個孩子沒人照顧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理該再討一個了。趕快回去吧，這是樁要緊事啊。

金大發：老李，女朋友要緊，研究燈也要緊，夜里還是先研究燈吧，走！

老 李：這樣吧，我們一邊商量你的終身大事，一邊商量國家建設的百年大計，今夜晚就來一個“公私兼顧”！

〔三個人一起笑了，同下。〕

—— 幕 落 ——

第二場

〔第三天早晨，金大發家。〕

〔老李和大發正在研究燈的草圖，邊談、邊畫草圖。婆婆一邊收拾房間，一邊看着他們搖頭。〕

金大發：老李，我看關鍵是在壓器上。

老 李：（睡眼惺忪地打了個呵欠）唔，我也這樣想。

金大發：老李，一夜勿睏，你眼睛也紅了，太疲勞了，到我床上去睏一歇好么？

老 李：不要緊！今朝厂礼拜，研究出一點名堂來，回去可以睏個快活覺。

婆 婆：（捅了進來）大發啊！

（唱）厂里生產虽重要，

总勿能連日連夜勿睏覺，

人勿是熟銅打來生鉄澆，

身體啊，出仔銅錢買勿到。

社会主义不是單靠你們兩個人，

何必弄得介苦惱！

金大發：娘，就好了。

老 李：我們是愈弄愈高興，勿是苦惱啊。

〔他倆仍研究着，令娣由里房出。〕

令 娣：（走近婆婆，不敢講的神色）阿娘！……

婆 婆：（一看到令娣，就生氣）死腔！大清老早就裝出個小寡婦面孔，啥事體啦？

令 娣：（更不敢說了）……

婆 婆：舌頭吞下去啦？講嘛！

令 娣：（弄衣裳角）阿娘啊！

(唱) 我只有这一身衣裳一身褲，
前头补好后头破……

婆 婆：大發，你听听，就是問我討吃討着啦！我啊，真是
啥犯着呵！

(唱) 你媳妇死了一年多，
医藥費，欠債欠了一屁股。
你是只做爹來勿做娘，
我是又当媳妇又当婆。
吃勿着一碗現成飯，
为一家劳心劳力操家务。
自古來，当家人确实勿好做，
你看，領來的小囡都淘气多！
今朝要件花布衫，
明朝要条洋布褲。

(向令娣) 勿讓你上学是为節約，
你就背后罵我封建老太婆……

金大發：(打断她) 娘！

(唱) 我正在研究生產有任务，
你就少嘆几声苦。

婆 婆：好，只要我一講家务事，你就会講影响生產啦，这
个那个啦……

(唱) 你不管家只管厂，
我看啊，劳动模范只好算半个！

李师傅，我批評得对嗎？

老 李：大發娘！

(唱) 本來嘛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

(夾白) 不过，我就發表一些意見，倘若講得勿对啊——

(唱) 就算我老李嘴巴多。

你只要一天省掉三頓酒，
勿要去燒香拜佛求弥陀，
姑娘就有衣裳穿。
还好多出錢來还債務。
老金啊，赶快討个好娘子，
厂里家里都有照顧。

婆 婆：(生气，冷笑) 嘿嘿……講得倒好！

(唱) 不怪船漏难把舵，
大小事体倒怪我錯？
大發啊，我交出鑰匙交出鎖，
你反正就要討家主婆！

(把气發洩在令娣身上) 小娘鬼！

你爹就要討晚娘，
我看你今后的日脚如何过，
晚娘的拳头比碗粗，
那时候，你吃着黃連才懂苦！

[令娣吓呆了。

金大發：(皺眉) 老李，看样子，今天研究勿成了。

老 李：咳！这里实在太熱鬧了，赶快走，到我屋里去。(捲起草圖)

婆 婆：(繼續嘮叨着) 大發，自家已有小囡，还要这領來小囡做啥？

(唱) 养貓可以捉老鼠，
养狗可以看門戶，
为啥你別的不領，
偏偏領來个賠錢貨！

趁早給我送回去，
將來好省掉嫁妝一大副。

金大發：（隨口答應）好，送回去，送回去。娘，我到李師傅
屋里去了，等會若是張家阿姨來，就來叫我一聲。
（也不等婆婆回答，與老李急出）

令 娣：（扑的跪在婆婆面前）阿娘！

婆 婆：（一驚）這算啥？

令 娣：（唱）我令娣，從小就傾到金家門，
幾年來，不是親來也算親，
我家里窮苦姊妹多，
送回家去我難做人。
要打要罵我都願意，
求阿娘，千萬莫將我趕出門！

婆 婆：起來，你不起來，我……

〔婆婆正欲責打令娣時，正巧張家阿姨陪着王海英和海英母入。海英母看到這些情況，她一腳踏進門檻，一脚還留在門外，她是反對這門親事的，這時，更加不想進來了，婆婆縮回了手，令娣連忙爬了起來。〕

婆 婆：哦，是張家阿姨啊，請進來坐。（眼睛盯着海英，上下打量了一番，然後看到海英母還沒跨進門，就說）請進來坐。

王海英：（冷冷地）好。

張家阿姨：（介紹）這是海英，這是海英娘。

婆 婆：哦，我是大發的娘，大發出去了，我去叫他來。令娣，呆着做啥，快去倒茶！（向內室喊）阿狗，你來！

〔海英等坐下，海英母一個人悶坐在一邊，阿狗出。〕

阿 狗：阿娘，做啥？

婆 婆：你快到李師傅屋里叫你爹來，說張家阿姨來了。

阿 狗：(强头倔腦的)我勿去！人家算術做勿出，心里正急呢！
要我去，要末算術你給我代做嚒。

婆 婆：懶惰胚！好，我自己去叫。(向阿姨等)你們坐一歇，
我去叫大發來。(臨走，又看了海英一眼，心里嘀咕着)女的
跑到男家來相親，倒是新規矩啊……

[婆婆下，阿狗看熱鬧似的看着這些陌生的人，把算術也
忘記了。令娣倒了茶給客人，他們看着這兩個孩子，心
里各有不同的感想：海英在想這些孩子沒人照顧；阿姨
在想孩子倒不錯，婆婆不好弄；海英母則是嘟起嘴巴，
皺起眉。

張家阿姨：你叫令娣是嗎？

令 娣：(點點頭)……

阿 狗：(插嘴)她叫令娣，我叫阿狗，她是領得來的，我是我
爹爹養的。

張家阿姨：(看到令娣衣裳破了)咳！老古話說得真不錯。

(唱)宁可死個做官爹，
勿可死個討飯娘，
无娘孩子真可憐，
你看，沒人管鞋襪和衣裳。

[令娣低頭，難為情地用手掩住衣裳破處。

張家阿姨：令娣。

(唱)最好有個好姆媽，
你心里一定也這樣想。

令 娣：(吓，退后)阿姨，我不要晚娘！……(看着海英，退進
內室去了)

阿 狗：阿姨，我也勿要，阿娘講過的——

(唱)晚娘眼睛白一白，

門神老爺都吓煞，
勿是罵來就是打，
有了晚娘苦頭要吃煞！

〔阿狗入內室。〕

海英母：（气得忍不住了）海英，我講勿來，你一定要來……

張家阿姨：海英娘，小囡閑話算不得數，只要男的好，又有啥呢。

王海英：（環顧屋內，注意到牆上挂着的獎狀）阿姨，你看牆上挂的是什麼？（與阿姨同看獎狀）

張家阿姨：牆上挂的怕是執照啊？……

王海英：开店有執照，做工是用不着執照的。

張家阿姨：可惜你不識字，我又沒讀過書。

〔阿狗出，來找尋鉛筆。〕

海英母：（自作聰明地）牆上挂的不是結婚證書還有啥，人家老婆死了，人死恩情在。咳！海英啊，你是來沒苦吃討苦吃嘛！

阿 狗：（大笑）牆上挂的獎狀都勿懂，還說是結婚證書。

王海英：（恍然）哦！是獎狀。

阿 狗：（驕傲地）我爹爹是勞動模範，勞動模範嘛，當然有獎狀。

王海英：哦！是勞動模範……

張家阿姨：對，對，他是勞動模範啊！

王海英：（興奮地）阿姨，那他真光榮啊！

（唱）記得我有天跟你去上工，
只聽見鑼鼓敲得鬧轟轟，
四面人牆路不通，
原來是把勞動模範來歡送，
歡送他上北京去見毛主席。

我心里想，劳动模范真光荣。

我就轧进人堆里去，

人堆里面看英雄，

只看见人人握手祝贺他，

只看见一朵红花挂在胸，

我心想上前也去握个手，

(夹白) 已经来不及了，人家已经上了车子——

锣鼓声里车开动，

想不到今朝和劳模交朋友……

张家阿姨：(打趣) 现在你只管上前去握手好了，握一百次也来得及的。

(唱) 这样的对象真光荣。

[这时，婆婆和金大發由外入。

金大發：阿姨，我研究生產去了，真对不起，对不起！

张家阿姨：(介绍) 这是大發同志，这是海英，这是海英的娘。

金大發：大家坐，請坐！

[众坐。阿狗也挤着看热闹。

婆 婆：阿狗，來！

[婆婆拉着阿狗進內室，大發和海英相互看看笑笑，海英母和阿姨交头接耳，意思是年紀大了不相称。

海英母：(开始問) 金同志几歲啦？

金大發：我三十八歲啦。

海英母：那是比我海英大了一肖……(略頓) 身边就是兩個囡啊？

金大發：是的，大的十三歲，小的十一歲。

海英母：哦！

张家阿姨：你們倆自己面對面談談吧，勿要怕生，一同生，兩